

开学第一课

□兰卓

都在发烫。那的确是个常用字，可刚才那一笔，竟鬼使神差地漏掉了一横，连带着拼音的声调也标错了。羞愧像藤蔓一样缠住我的喉咙，我几乎想立刻擦掉重写，假装什么都没发生过。

“我毕竟是我。”这个念头救了我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硬生生压下那股慌乱，脸上努力维持着不动声色的表情，继续把剩下的笔画写完。然而，当我再次转身面向学生时，我发现越来越多的眼神变得明亮起来，窃窃私语汇成了声浪。“真的错了”“少了一横”“拼音不对”……声音越来越大，不再是刚才的沉静。我感觉自己正在一点点变矮，那点大学生的优越感，碎得连渣都不剩。

写完了。黑板上那处错误像一个嘲讽的伤口。我没有立刻去擦，而是拍了拍手上的粉笔灰，环视全班，平静地问：“同学们，黑板上有没有错？”

底下立刻分成了两派。一部分胆子大的，或确信自己是对的，嚷嚷着：“有！”并且迫不及待地报出正确答案。另一部分则梗着脖子，固执地喊：“没有！”他们理直气壮地反驳前者：“老师怎么会错呢？你看错了吧！”

这场小小的对峙，让我心里那点慌乱奇异地平息了。我笑了笑，说：“同学们，黑板上的确有一处错误。不过，这是我故意写错的。”我停顿了一下，看着那些刚才指出错误的学生眼中闪过的惊讶，以及那些坚持“没有错”的同学脸上的茫然，继续说道：“有的同学一开始就发现了，这说明他们预习了课文，上课专心致志。明明有错，却因为我写的，就不假思索地认定没有错，这说明他们根本没有预习，只是望着头看着老师在读书。”

我顿了顿，声音温和却有力：“我今天故意犯这个错，就是想考考大家，更是想告诉大家：学习，最重要的，是独立思考。无论是课本，还是老师的话，都需要你们用眼睛去审视，用大脑去思考。不要迷信谁，也不要人云亦云。我希望同学们，以后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——不是指这个错别字，而是指这种‘望着头读书’的错误。”

说完，我从容地补上缺失的一横，改正了拼音。教室里异常安静，那些刚才喊“没有错”的学生，都低下了头。

接下来的课，我上得得心应手。奇怪的是，之前的窘迫感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踏实的流畅感。我不再觉得自己是俯视众生的“大学生”，而是一个与他们共同探索知识的同行者。下课铃响，我合上教案，走出教室。午后的阳光依旧刺眼，蝉鸣依旧聒噪，但我心里却异常宁静，甚至比走进教室前更加从容。

我对自己说：初中生而已。

但这次，这句话的意味全然不同，不再是居高临下的轻慢，而是包含着一份郑重的敬畏——对这群眼中有光、敢于质疑的乡村少年的敬畏，也是对“教师”二字所承载的重量，有了第一次真切的体认。这第一课，我原以为是去教他们，结果却是他们教会我如何做一名真正的老师。那黑板上的一个错字，像一枚楔子，钉进了我的教学生涯，提醒我永远保持谦卑，永远敬畏讲台之下那些正在茁壮成长的孩子。

那所中学，是我人生开场的地方。那一节课，也是我工作三十年来的“第一课”。

深夜，月亮斜挂在青灰色的屋顶。迷迷糊糊的我被母亲叫醒，父亲正蹲在磨刀墩上，“沙沙”的磨镰声刺破了村庄的寂静。

父亲拿着镰刀、带上手电筒、捧起搪瓷茶缸，带领我沿着羊肠小道来到主路，沿着小河边，拐进了自家的稻田。

田里两亩半的稻谷已熟透。稻垄边的几棵柳树被风吹得东倒西歪，河边青蛙的叫声此起彼伏，就像开演唱会一样，热情高亢。“娃，咱家的庄稼多，得趁晚上赶紧抢收。”父亲说。

凌晨两点钟，村里人正在鼾睡。父亲也困也乏也累，但爷爷奶奶年龄大了，妈妈身体差，不能干重活，他只能独自承受重担，田里的稻谷都在等着他。

在东边的田头，父亲摊开蛇皮袋摆好，让我靠后五米拿着手电筒照向稻田，他好割稻。他朝手心啐了口唾沫、弯腰弓腿，左手闪电般抓住稻把，稻穗“唰唰”地颤动，右手的镰刀“嚓嚓”迅疾落下，稻穗转眼已像“镰打滚”一样提在父亲手里，这声音裹着稻芒钻进他满是泥灰的裤管，惊得田里的蚰蚰慌乱爬开。

“要加快进度，不然一个晚上收不完。”父亲自言自语道。只见他左手搂住一大捆稻穗，右手挥动镰刀，镰刀过处闪过一道明光；再搂一捆，“嚓嚓嚓”稻秸断裂的响声清脆有力，在空旷的田野里回荡，身后留下整齐的稻茬。



稻垄上的父亲

□彭功智

拢够一捆的量后，父亲蹲在地上，将草绳头往稻捆腰眼里一塞，用双臂一搂让稻穗斜靠在左腿，就着膝盖的力道，两手像绞棉花糖般旋紧稻秆，再用双腿膝盖紧压在稻穗上拢实，一捆稻穗便绑好了。随后，父亲将稻捆提起放好，又挥起镰刀赶进度了。

身后的空田越来越大，稻捆排成了一条直线。我不住地打着哈欠，揉着眼睛问：“爸，快四点了，我们还要割好多嘛？”父亲头也没有抬，手指滑过镰刀刃：“镰刀还锋利着，要赶在天亮前把西边那几垄割完，捆好了挑回家。”

微风吹过脸庞，我闻到田里混着稻香的土腥味，困极了，已到嘴边的话，被硬生生吞了下去。“好的，爸，我再来打灯。”

父亲又放好几捆稻穗后，天已微亮。他直起腰，背绷得像一张拉满的弓，用磨得发亮的天蓝色长衫袖口，去抹额头的汗——袖口落满了稻芒，发出难闻的汗碱味，我分明看到父亲擦去的汗是浑的，他黝黑的脸上也被划出几道明晃晃的白印。

“爸，你先歇会儿嘛！”我双眼模糊，低声说。父亲没回头，镰刀仍在手上飞速地划拉着：“再坚持

一下，把最后一垄稻谷割了捆好。”沙哑的声音从前方传来。

跟着父亲的位置不断移动，我的布鞋逐渐被浸湿，不时飞来的稻芒让我手臂、脖子阵阵发痒，我揪下一串狗尾巴草盘在头上、脖间，看着父亲的长衫洇出了多处汗渍，好像一片片移动的云。

天已大亮。在温暖的光线中，父亲继续挥镰，动作中透着一种韧劲，那是他不屈的脊梁在顽强地一弯一伸。不久，我的身后躺着一溜溜和我一样高的稻捆，总算是收完了。

父亲终于放下镰刀，走到稻垄边坐下，我赶紧递过去那个印有浅红色字迹：“一九八八年XX公社赠”的搪瓷茶缸，里面泡着前一天晚上煮的老鹰茶，还飘着几根没捞干净的茶叶梗。茶已凉了，但父亲照旧晃了晃茶缸，茶垢在缸壁上露出褐色的印迹，他仰起脖子“咕咚咕咚”——嘴角溢出来的茶水流到下颚，混着稻芒和汗珠一起流进领口。喝完，他微微上扬的嘴角哈出一口气，茶味混着汗味飘散开来。

我坐在父亲身旁，阳光照在他掌心的老茧上。我伸手摸他的手掌，那茧硬邦邦的，皴裂的纹路里嵌着难以擦掉的稻灰。他握住我的手，掌心的温度烫得我的手不自主地往回缩。

头顶的太阳露出狰狞的獠牙，我挑上一捆稻穗，一摇一晃地跟在父亲身后，往家的方向走。